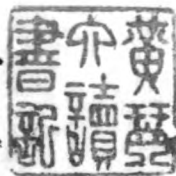




杜陽雜編序

前進士武功蘇鶚德祥撰



余齠年好學長而忘倦嘗覽王嘉拾遺記郭子  
橫洞冥記及諸家怪異錄謂之虛誕而復訪問  
博文強記之士或潛夫輩頗得國朝故實始知  
天地之內無所不有或限諸夷貊隔於年代洎  
貢藝闕下十不中所司掄選屢接朝士同人語  
事必三復其言然後題于簡冊箴諸篋笥暇日  
閱所紀之事逾數百紙中僅繁鄙者並棄而弗  
錄精實者編成上中下三卷自代宗廣德元年

癸卯訖懿宗咸通癸巳合一百十載皆耳目相接庶可傳焉知我者謂稍以補東觀緹緗之遺闕也今武功縣有杜陽城杜陽水余武功人故以爲名覬厠于談藪之下者時乾符三年秋八月編次焉

杜陽雜編序

終

杜陽雜編卷上

前進士武功蘇鶚撰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于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峩峩胡乎胡乎柰何詰旦上具言其夢待臣咸稱土德主胡虜破滅之兆也

黃衣土色

中五士之數我我者高盛之貌也。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闕圖功臣於凌烟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老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耳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

不必讓也

子儀身長六尺餘

九花虬即范陽節度李德

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真虬龍

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為

九花虬

亦有獅子驄皆其類

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

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

遂令速鞭恐闕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一二

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為超光趨影之

匹也

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有八駿號超光趨影逐日者

自是益加鍾愛

既復京師以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

鞭未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  
 鑑物節文端嚴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  
 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鎖鍛斫終  
 不傷缺上嘆為異物遂命聯蟬繡為囊碧玉絲  
 為鞘碧玉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  
 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  
 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  
 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燃  
 而為鞘表裏通瑩如貫瑟瑟雖併十夫之力挽  
 之不斷為琴瑟絃則鬼神悲愁拊舞為弩絃則  
 箭出一千步為弓弦則箭出五百步

上令藏之於內庫至朱泚犯禁闈其鞭不知所

在故水部賈嵩  
 員外所傳也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為兒時常為玄宗器之  
 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  
 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  
 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其頸上上清珠即開元  
 初蜀賓國所貢蜀賓國在西海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  
 室視之則有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於  
 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  
 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

本國經一  
三  
紗猶在乃泣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  
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於臥內  
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其國在海東  
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  
可鑑人五臟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疾  
皆輒照其形遂知起於其臟腑卽自採神草餌  
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菘豆其色  
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爲詰多珠和石  
上菖蒲葉煮之卽大如鶩卵其中純紫秤之可

重一斤已上啗一九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  
飢渴龍角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  
奇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  
池有紫雲自釵上生俄頃滿于舟楫上命置掌  
內以水噴之遂化爲二龍騰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  
新羅國獻五彩氍毹制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  
方寸之內卽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  
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鸞雀飛舞俯而視  
之莫辨真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于

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鏤金玉水精幡蓋流蘇菴羅簷蔔等對構百寶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亦千數下有紫金鍾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鍾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焉若爲之梵音蓋閼戾在乎鍾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子巘巘間四月八日召

兩街僧徒入內道場禮佛山是時觀者嘆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卽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于口而

退傳之於僧惟藉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鉄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洒地前後歌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話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

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鑱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揜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銷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而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烈彌日猶在蓋春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碎辟邪輔國嬖奴幕客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為白蝶竟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

抄本作戶牖

香異寶非人臣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于堂中設迎涼之草其色類碧而榦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盛夏刺之窓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鸞鳳之狀形似枯稿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厦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以別名為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焉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火林有不焚之木殆亦此類者也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眦睚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



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微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綠焉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微上者因叙立于殿前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微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微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緋便求紫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今微旣謝恩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

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快焉

上纂業之始多以庶務託於鈞衡而元載專政

益隳國典若非良金重寶超起左道則不得出

入於朝廷及常袞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

專少於分別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

繁則謂之躋伯由是京師中語曰常無分別元

好錢賢者愚而愚者賢時崔祐甫素所公直於

衆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

鼠輩養老資豈禪皇化耶由是益爲持權者所

忌至建中初佑甫執政人心方有所歸元載末

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為屑以塗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構沉檀為樑棟飾金銀為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為押絡絡以真珠瑟瑟其為精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中酋帥則較綃之類也輕踈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

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岼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芙蓉香潔函萼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無所見則秘之不令人知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為柄刻紅玉為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為聲雞犬

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  
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燒燕肉燻之則  
焯焯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  
得已而遂進焉載自云得於洞和載寵姬薛瑤英  
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  
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  
王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  
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為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  
褥其褥出自句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  
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

抄本作帝恐為秦風所  
吹故云、

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  
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  
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  
笑疑桃李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王子年拾遺記  
趙飛燕體輕恐暴公南亦作長歌褒其美略曰  
風帝為築此臺焉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  
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為巧媚載惑  
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  
趙娟適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為關節更與中書  
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

嘗不領之天下齎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為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為里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

傳於進士賈遂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敷如稍稱旨無不擡眉聳聽朝退即輒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獎用多所稱職故卿大夫已下謂上聖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賢進善皆此類也及上

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為之所無令為兇逆也上蒼惶之際不暇聽從更云朱泚素鎮涇原頗得將士心今駕不然即斬及聞段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以絕後患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盧杞朕擢自郡守坐于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獨悞我也杞嘗言以百口反上將欲幸奉天自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謂狗鼠所竊耶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

曰若碎小寇如斬狡獬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卽火精劍也建中二年火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鉄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為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鉄卽自流溢鍊之為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將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匣則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柰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兇奴逆恣

欲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為寶豈以劍匣為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即天寶末賈循之子也上因延於臥內以采籌略之深淺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

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曰日即朕也此來事契  
於前定遂拜為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  
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涇

原而兵士絕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

問路於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

止之曰漢皇帝此偽號漢田父曰天不長兇地不生

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將何適泚怒

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

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

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

農劉海濱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

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達荊州偽節度使田

希鑒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為心腹衛士

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穽將殺之泚謂旻

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

誠為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為塗炭今借陛下

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

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讖以堅泚意及為偽

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

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耶令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鍊曰若度其才卽吾為蕭姚為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柰官職喬琳雖受偽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真所謂火迫鄭侯耳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卽位多放棄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嘴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為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

聲益加嘹唳夜則棲于金籠晝則飛翔于庭廡而俊鷹大鷗不敢近一日為巨鷗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歔歔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為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闕朱來鳥之兆明矣又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戒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為萬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木也丑牛也是歲改元

林陽錄一  
五

貞元元年丙寅火寅虎也  
也是歲賊平故也

上切於時政而頗倚注于台衮之臣每命相密  
召學士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注即顧謂左右  
曰朕處渠等極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為朕戮  
力同心以成大化既用崔祐甫為相悉以國務  
委之而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  
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剖奏無乃多疑朕也  
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當及楊公南盧杞執政  
報恩復讐紊亂綱紀朝野為之戢手公南既殺  
劉晏士庶莫不冤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死崖

州時人謂劉相公寬報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

未貶楊為涇州司戶去州百里賜死實錄云七日庚午晏已受誅使迴云至乙丑下詔殺之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能學術直言極

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

試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

路者咸以推賢進道為意上試制科於宜政殿

或有詞理乖謬者則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

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

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以下無不服上藻鑑

宏詞獨孤授所司試放馴象賦及其本上自考

土陽編上  
七



之稱嘆良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  
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授為知去  
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支單國累進象  
三十有二上卽位悉令放之於山之南而授不  
辱其受獻不傷放棄故賞其知去就焉

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迴進瑞鞭一其文節  
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麟甲毛羽無不  
備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暗中揮之則如電光  
上雖不好寶貨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嘆  
遂置于明珠匣其匣蓋飾以明珠故云

賞不已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驪皆耳  
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相馬經云耳中有毛長一尺者日行千里不休  
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曰花木  
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厩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  
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  
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  
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落碧蹄  
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書舍人韓翃詩也  
八年吳明國洞冥記有吳明之寵貢常燃之鼎鸞蜂蜜云  
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挹婁沃沮皆出

漢東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刺劫  
夷傳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刺劫  
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  
鶴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  
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  
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  
潔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返老為少百疾不生  
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  
者可重十餘斤為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  
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合如過度則有風  
雷之異若蜈蚣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傳之

卽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  
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  
時而黑及沉痾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杜陽雜編卷上

杜陽雜記卷中

前進士武功蘇鶚撰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  
 履水珠常堅冰變畫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  
 燕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  
 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于寢殿夜則宮  
 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  
 黑類鉄大於鷄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  
 江海內可行於洪波之上上始不以爲寶遂命  
 善酒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于左臂毒龍畏遣入

抄本作之上下上始云

龍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身略無霑濕上竒之因以御饌賜使臣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遂化為黑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齋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赤日終不消嚼之即與中國者無異變畫草有須色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對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中其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

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為異今皇帝以向暗為非可謂明德之主矣

永貞元年南海貢竒女盧眉娘年十四

眉娘生而眉綠

也細長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

表後漢盧景祚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弟四人皆為帝師因號帝師也幼而慧悟工

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

小不逾粟米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

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為

三縷染成五綵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

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

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  
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上嘆其  
工謂有神助因令止于宮中每食但食胡麻飯  
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  
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任禁中遂  
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其後神僊  
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撤其蓋惟有  
藕絲履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其乘紫雲遊于  
海上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為作盧逍遙傳而  
象先之名無聞而不為世人傳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與宰臣  
言政事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出惡俗泰刑  
清而天下風化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  
哀樂為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  
左右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  
萬豈可剝膚搥髓強娛耳目焉其儉德憂人皆  
此類也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帥及對於  
殿上曰為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且安天  
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也多其成

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摧狂寇直謂百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惟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泰山欵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效命泣下沾濡若不勝語上亦為之動容矣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云於海上泊洲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間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闕其中更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著紫霞衣吟嘯自若惟

則知異遂請謁見公子曰汝何所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當迴去為吾傳語俄爾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于寶函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持之還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蹤跡金龜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京師卽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龜印嘆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爾因命緘紫泥玉鑲置之于帳中其上往往見五色光可數尺是月寢殿前連理樹生靈芝

二株宛如龍鳳上因嘆曰鳳芝龍木寧非此驗乎

上好神仙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宮禁以鍊石為名時有處士伊祁玄解穎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絕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青羶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與人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茱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茱席色紫而類茱葉光軟香淨冬溫夏冷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

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烏弋山離國見西域傳上親

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閑人臣禮

上因問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

解曰家于海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

衣間出三年藥實為上種子殿前一曰雙麟芝

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

穗隱隱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

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莢葵始生六莖其上合

為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

花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

抄本無其中二字

土陽編中

五

一子而生萬根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可蔭一畝其花鮮潔狀類芍藥而藍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內不啻千莖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既成人莫得見玄解請上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二名其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玄解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一虎玉上驚而問曰何謂龍虎玉耶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為龍所寶若投之水必有虹蜺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崑谷為虎所寶若以虎毛拂

之即紫光迸逸而百獸懾伏上異其言遂令試之各如其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獵者獲上因命取龍虎錦囊盛之於內府玄解將還東海亟請於上上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為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即踴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思嘆恨僅成羸瘵因號其上



本陽雜中  
六  
為歲真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  
奏云玄解乘黃牝過海矣

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  
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  
經合丘禺橐之山貽山禺橐山重明枕長一尺  
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  
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  
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衣服簪帔無不悉具  
通瑩焉如水覩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方二尺  
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

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于池中始生如蚊睫  
游泳於其間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  
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闊三尺而蠶經十五  
月卽跳入荷中以成其壘形如斗自然五色國  
人繅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  
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綳襦曷能為  
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則舒水  
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  
一噴卽方二丈五色煥爛逾于向時上乃嘆曰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豈不然哉却令

以火逼之須臾如故上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  
田元佐李元戢焉碧麥形大於中華之麥粒表  
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久則可以御風  
紫米有類於苴藤炊之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  
人髭髮續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上因中  
元日薦于玄元皇帝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得  
大清宮道士朱環中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  
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觀芳盛嘆曰人間未  
有自是宮禁中常夜卽有黃白蝴蝶計萬數飛

集于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官人競以羅巾  
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  
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  
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比而內人爭用絳縷絆  
其脚以為首飾夜則光起妝奩中其後開寶厨  
視金屑玉屑藏內將有化為蝶者宮中方覺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鸞鶴  
鷓鴣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于腹  
中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二百步外方  
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

機巧遂以事奏上覩而悅之志和更彫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試為朕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爾乃分為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樂工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

不中節每遇致詞則隱隱如蠅聲及曲中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上前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鷄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卽賜以雜綵銀枕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表夜明犀其國有酒山紫海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鼈砂石草木無不紫色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上置殿內貯

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為嬉戲  
終不竭焉浮光裘卽海水染其色也以五彩感  
成龍鳳各一千二百絡以五色真珠上衣之以  
獵北苑為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  
目上亦不為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忽值暴雨而  
浮光裘畧無沾潤上方嘆為異物也夜明犀其  
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  
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為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  
蠟炬有如晝日

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

修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不汗體所食  
荔枝榷實金屑龍腦之類衣軒羅之服戴輕金  
之冠表異國所貢也軒羅衣無縫而成其紋織  
織人未之識焉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鶴狀  
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稱之無  
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  
聲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  
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  
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  
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上降誕之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大胡本幽州人挈養女五人纒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大胡立于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彩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為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卽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文宗皇帝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

論政事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諤諤焉於是上每視朝後卽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振腕戲歎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歛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而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侍茶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為

抄本侍作進

作頗協上意

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

謂之玄祖傳於水部賈嵩貞外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之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以為樂往往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馮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興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興詞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

罷上賜金臂環即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得為官人俄又進白玉方響云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言犀槌即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着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固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凄然上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翹為弟子焉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

遂并玦而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  
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  
昔隋煬帝為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  
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領下有阿麼字上  
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麼煬帝小字也上  
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頗梨連環繫於  
玉璣之前足其後更復見焉以璣能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而進中擘不破  
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  
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齒齒謂

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線覆之  
賜興善寺令致敬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

在傳之涇州  
從事陳訥

王涯初為大官名德間望頗為朝廷欽仰末年  
恃寵固位為士大夫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屢  
見知氣者以不吉語告之而涯廣自引喻曾無  
休退之意及伏誅時人謂王公禍至神感矣  
鄭注艱險左道熒惑人主為天下側目鄭鎮鳳  
翔日有草如菌生於紫金帶上注既心有所圖  
乃喜謂芝瑞識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

抄本作不祥告之

土陽編中

三

抄本作其將至歟

也今生於金是反常也刑剋之禍則可知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注又嘗藥篋藥化為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事未踰誅焉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耽以餗宗黨復喜其文才宏麗由是延納之忽一日會賓有善相者在耽座及餗退而相者謂耽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當執政之時朝廷微變此際諸公宜蚤避焉耽領之以動容及大和初餗秉鈞衡有知者潛於山谷間十三四耳今毛詩傳士所說

抄本無以動容三字

抄本無秋字

王洙者王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僦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鴈叙之情大和九年秋洙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欵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族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洙方在涯私第以為族人被執而腰斬之舒守謙即元輿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輿舍未



嘗一日間殆于車服飲饌元輿謂之猶子薦取  
明經第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訐列清曹命之  
無何末年以非過怒守謙至于朔旦伏謁頓不  
相見由是日加譴責亦為童僕輩白眼守謙既  
不自安遂致書于門下辭往江南元輿亦不見  
問翌日辨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怙悵自失即駐  
馬回望泣涕漣如始達昭應忽聞元輿之禍釋  
然驚喜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當時論者以王  
舒禍福之異有定分焉

杜陽雜編卷中

杜陽雜編卷下

前進士武功蘇鶚撰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夫餘國見漢東夷傳貢火玉

三斗及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

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

纊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

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

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颯生

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稍秋氣颯颯

即令撤去上好神仙術遂起望仙臺以崇朝禮

復脩降真臺春百寶屑以塗其地瑤楹金拱銀  
檻玉砌晶熒炫耀看之不定內設玳瑁帳火齊  
牀焚龍火香薦無憂酒此皆他國所獻也亡其名  
上每齋戒沐浴召道士趙歸真已下共探希夷  
之理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皆如紅玉又渤海  
貢馬腦積紫瓷盆馬腦積方三尺深色苗所製  
工巧無比用貯神仙之書置之帳側紫瓷盆量  
容半斛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餘舉之則  
若鴻毛上嘉其光潔遂處於仙臺祕府以和藥  
餌後三才人擲玉環誤缺其半菽上猶歎息又

抄本無也字

之傳於濮州  
刺史楊坦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  
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為海使判官遇風  
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為  
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于洲島間人問其來  
則瞽然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滄洲去國數萬  
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焉其  
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  
不死亦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  
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

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  
話中華事則歷歷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  
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醕洲上有久視  
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闊一百步亦謂之流泉  
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為船  
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  
色其中有四足魚今刑部盧浔員外云金義  
嶺有池如盆有魚皆四足金  
蓮花洲人研之如泥竹間彩繪光影煥鑠與真  
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莖出其花如蝶  
每微風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即

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又以強木造船  
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為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  
一寸以百斤巨石縋之終不能沒藏幾淹駐既  
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  
箭不旬日即達于東萊問其國乃唐皇也詢年  
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皆踈屬  
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  
鳥大小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  
令銜珠或令授之語乃謂之傳信鳥本出滄洲  
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年間遍遊

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華道士葉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真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于上上令謁者賫手詔急徵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忙怖即上疏具言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者

江表大傳道流其事

宣宗皇帝英明儉德器識高遠比在藩邸常為諸王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慮左右有臨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

意撫脞曰此真我家他日英主豈曰心疾乎即賜上御馬金帶仍令選良子以納上宅及即位時人比漢文帝衣澣濯之衣饌不兼味先是宮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龍腦鬱金藉其地自上垂拱並不許焉凡與朝士從容未嘗一日不論儒學而頗注意於貢舉常於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或大臣出鎮即賦詩賜之凡欲對公卿百寮必先嚴整容止更衣灌手然後方出語及庶政則終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藝倡優妓樂或彌日嬉戲上未常等閑破顏縱其賜

與亦甚寡薄一日後宮有疾召醫人侍湯藥泊  
平愈上袖出金數兩遺之醫者將謝遽止之曰  
勿使內官知言出於外更使諫官上疏也其儉  
靜率多此類焉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  
備明霞錦云練水香麻以為也光耀芬馥着人  
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  
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  
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更有女王國貢龍  
油綾魚油錦紋彩尤異皆入水不濡濕云有龍

油魚油故也優者亦作女王國曲音詞婉暢傳  
於樂部後漢東夷傳云海中有女王國視井即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

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碁上勅顧師言待詔  
為對手王子出揪玉局冷暖玉碁子云本國之  
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  
談池池中生玉碁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  
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揪玉類揪木  
琢之為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  
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

敢落指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  
瞪目縮臂以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  
耶鴻臚詭對曰第三師言實逸國手矣王子曰  
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得  
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  
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  
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  
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  
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

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  
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  
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  
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歷歷而出翹葉  
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群有非用遊俄見  
十數人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  
屈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拂之無不應手而愈及  
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叶  
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聲樂  
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

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難致哉又問先生之道孰愈於果曰臣不知其他少年於果耳及退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詣中貴人曰皇帝能安更令老夫射覆盆也中貴人皆不喻其言于時上召令速至而集纔及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纈髮絳脣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鬢皤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

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而容質却復如故上因語京師無萱葭花及荔枝俄傾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潔如纔折下又嘗賜柑子集曰臣山下有者味逾於此上曰朕無復得矣集遂取上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撤盤即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上食之嘆其甘美無匹又問朕得幾年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集初辭上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

之莫知其所出既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  
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矣

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鷺  
雀鷹鷂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  
綠毛紫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時  
人畫圖鬻於市肆焉

懿宗皇帝意度沉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瘵  
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于臥內上疾稍間  
妃異之具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相忘又  
常大雪盈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

不異之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揆暈  
及上自鄆王即位揆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陸曲其詞曰海兵咸通及上垂拱  
而年號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太后馱  
代而蔬素悲咽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  
動容以至酸鼻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  
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  
宅至于房櫳戶牖無不以珍異飾之又以金銀  
為井欄藥臼食積水槽金鐙盆甕之屬仍鏤金



為宸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楮以金龜銀螯又琢五色玉器為什合百寶為圓案又賜金麥銀米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枝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簾牙席龍鬪鳳褥連珠帳續貞珠為之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為也則未知出自何國又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為鷓鴣之狀翡翠匣積羽飾之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絡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又

帶蠲忿犀如意玉類寶桃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又有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虛明薄向空張之則踈朗之紋如碧絲之貫真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溺云以鮫人瑞香膏傳之故也紋布巾即手中也絜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不生垢膩二物稱得之鬼谷火蠶綿出炎洲絜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衣也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

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授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亡其去處帝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有云玉兒即潘妃小字也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兩漢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香囊囊中貯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此皆異國所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刻鏤水精馬腦辟塵犀為龍鳳花其上仍絡以真珠玳瑁又金絲為流蘇彫玉為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馥滿路晶熒照

抄本作觀者目眩

灼觀者眩惑其目是時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御宮常聞此未知今日由何而致因顧問當壚者遂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也中貴人共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靈消肴紅虬脯其酒有凝露漿桂花醕其茶則綠華紫英之號靈消肴一羊之肉取四兩雖經暑終毒不見敗紅虬脯非虬也但貯於盤中則健如虬紅絲高一尺以筋抑之無數分撤則

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人家饜飫  
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玉饌  
具列暑氣將甚成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  
于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纒澄水帛長八九尺  
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  
常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  
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  
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為法乃以香蠟燭遺之  
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則  
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藝之

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  
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蠟中有蜃脂故也公  
主疾既甚醫者欲難其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  
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堯禹  
國所貢也白猿脂音音數甕本南海所獻山海經曰  
白猿雖日加餌一無其驗而公主薨上哀痛之  
自製挽歌詞令百僚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  
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常氏之庭家  
人爭取其灰以擇金寶及塋於東郊上與淑妃  
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騏驎各高數

尺以為威儀其衣服玩具悉與生人無異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為樓閣宮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絡金銀瑟瑟為帳幕者亦各千隊結為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兵士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為侍從引翼尊有則焚升霄降靈之香擊歸天紫金之碧磬繁劇華煥僅二十餘里上賜酒一百斛餅餤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體殺夫也京城士庶罷市奔看汗流相屬惟恐居後及靈車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

泣同日塋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詞理悲切人多傳寫而後上晨夕惴心掛想李可及進歎百年曲聲詞怨悲感聽之莫不淚下又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彫成首飾畫八百疋官絕李作魚龍波浪文以為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甚無狀左軍客西門季玄素所鯁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滅族無日矣可及恃寵亦常恣巧媚無改作可及善轉喉舌對至尊弄眉眼作頭腦連聲作詞唱新聲曲須臾即百數方休時京城中不

李可及若行作一段

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為  
 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  
 至舍見一中使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  
 及始為之酒及封啓皆實中上賜可及金銀騏  
 驎高數尺可及官車載歸私第西門李玄曰今  
 日受賜更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  
 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坐流嶺南其舊賜珍  
 玩悉皆進納君子謂西門有先見之明也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  
 一為講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呀沉檀為骨

以漆塗之鏤金銀為龍鳳花木之形偏覆其上  
 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盤四隅立金頻  
 伽高三尺磴道欄檻無不悉具前繡錦檐褥精  
 巧奇絕冠于一時即設萬人齋勅大德僧徹首  
 為講論上勅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麗就  
 中三門華飾祕邃天下稱之為最工人以夜繼  
 日而成之上親幸賞勞觀者如堵降誕日於宮  
 中結綵為寺賜升朝官已下錦袍李可及嘗教  
 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  
 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十輩於鳳翔法門寺迎

抄本不另起

佛骨百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者上曰但生  
得見歿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為寶刹以珠玉為  
寶帳香舁仍用孔雀氍毹毛飭其寶刹小者高一  
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為飛簾花檻瓦木階砌之  
類其上徧以金銀覆之舁一刹則用夫數百其  
寶帳香輿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  
珊瑚馬腦真珠瑟瑟綴為幡幢計用珍寶則不  
啻百斛其剪綵為幡為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  
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  
士女瞻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

下露臆即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仍京  
師耆老元和迎真體者迎真身來悉賜銀椀錦  
綵長安豪家競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挈老扶  
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  
臂於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灑地至於  
肘行膝步齧指截髮不可筭數又有僧以艾覆  
頂上謂之鍊頂火發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  
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哭卧於  
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大哂焉  
上迎佛骨入內道場即設金花帳溫清床龍鱗

抄本作頁者  
無或字

抄本作宮殿臺閣

無呵字

無小字作是皆充

之席鳳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初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壘土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約及萬數是妖言香刹搖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迭相為異又坊市豪家相為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綵為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為池金玉以為樹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螺擊鈸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脚呵唱於其間恣為嬉戲又結錦繡為小車輿以載歌舞如是充于輦轂之下而延

壽里推為繁華之最是歲秋七月天子晏駕識者

以為物極為妖

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號明矣

僖宗皇帝即位詔歸佛骨于法門其道從威儀十無其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耆耄士女爭為送別執手相謂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即伏首於前嗚咽流涕所在香刹詔悉鏟除近甸百無一二焉

抄本無相字六字

無首字

從秦西巖致爽閣抄本校

土易偏下

五

杜陽雜編卷下

杜陽雜編

下

